

英子站在窑畔上大声地劝着我。我抬头往窑畔上一看,只见好几个同学都在着急地向我摆手,我心里默默地向同学们说道;放心吧,兄弟姐妹们,我绝不会给你们丢人现眼的。

我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望着我。目光中有惊讶、有担忧、也有好奇。凭借着从小喜欢运动,好锻炼的功底。我用力将靠在石头上的柴架背了起来,感觉还成,于是心里有了底。我上半身向前倾着,稳住脚步沿着上山的小道走了上去。同学们纷纷上前接应着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大家都在为我的举动捏着一把汗,走到窑洞门口我直起身用力向后一推,一百多斤的柴垛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哎呀,这娃还能行哩!”
“嗯,真是个好后生,不简单!”
“真没想到,你们北京娃里还有人能背起这么重的柴哩!”
“就你老瞎逞能,这要是把腰扭了可怎么办啊!”
“哥们儿你真够可以的,跟他叫什么劲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队长心疼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娃呀,你们的骨头还没长硬呢,以后咋不敢背这么重的东西了,要是把腰压坏了,那麻达可就大啦(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望着大队长慈祥的面孔,不由得想起临时时爸爸嘱托我的话:“到了生产队以后,同学之间要相互团结,要和乡亲们搞好关系,要学会照顾自己,千万不要争强好胜动不动就逞能啊!”爸爸的嘱托和大家的担忧都是对的,刚才真要是把腰累伤了,今后该怎么生活呀!更谈不上日后孝敬父母了,一切的人生理想都将会化为泡影,后果不堪设想。我越想越觉得有几分后怕,同时默默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万幸。

“你带来的这支队伍人不少嘛!欢迎欢迎!”李自生笑着对李庚忠说,同时把别在腰里的烟袋锅连同烟荷包递给了李庚忠。同学们忙着把乡亲们送来的粮食和土豆、萝卜往窑洞里面搬,炕上堆着乡亲们送来的红枣和熟鸡蛋。李队长的婆姨给我们做了黄米面的油馍馍,香喷喷黏黏地很好吃,大家有说有笑,那股子高兴劲儿就像过年似的。

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窑洞里挤不下,男人们索性圪蹴(蹲在)在院子里拉话。李队长右手拿着烟袋锅,左手握着烟荷包,慢悠悠地将烟锅伸到荷包里装着烟。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三】 情义无价



作者 马平安

“庚忠,人来得差不多了,你代表二队的社员说上两句吧。”

李庚忠听大队长这么一说,腼腆地对大伙儿说道:“哎呀,俄(我)这个人没啥文化。平时也不爱说话,不过今天例外。”

我一看队长有话要说,连忙招呼同学们围拢过来。

“夜格(昨天晚上)一满黑乎乎的,大伙儿围在一起光听见说话看不清面孔。这哈(下)咋是看美啦!姑娘、小子算是对上号哩。”

“哈哈哈……”李队长的开场白,逗得大家一阵哄笑。

“没想到啊,咱队长还挺幽默的。”大明在我耳边小声嘀咕着。

“从今天起你们六个人就是咱眉毛寺二队的社员了,为了欢迎你们的到来,大队长和李广玉代表生产队腾出了自家的窑洞,解决了你们的住宿问题。考虑到你们刚从城市里来,挑水、做饭、推碾子、磨面这些活儿你们没有接触过,恐怕一下子还不能适应。为这,队上准备从今天开始派一名社员专门给你们做饭,以后你们只管参加劳动就行了,生活上的事情全由队上帮你们解决,你们看咋样?”

李庚忠一口气说完之后,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自信与得意的目光。他满以为队上精心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即使不能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会

迎来热烈的掌声吧。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那番热情洋溢的演说过后,等来的却是我们切切的私语和低头沉默。

我们这些毛头娃娃刚刚踏入社会的大门,对于今后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一无所知,正所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眼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表现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着实让几位村干部和在场的乡亲们感到失望。

片刻的沉默中,我看见李队长脸上的笑容已然被他那忐忑不安的心情驱散的无影无踪。面对眼前尴尬的局面,我急忙和同学们使了个眼色,顺势说道:“感谢队上的领导替我们考虑的这么周到,我同意李队长宣布的决定。”

“嗯,我也同意队上的决定,我在队上从来都是吃现成的。”

“我和英子一样,我也不会做饭。”

“哈哈哈……”英子和华子坦白的话语逗得乡亲们直乐。

“我会熬粥,擀面条。”桂琴自豪地说着。

“瞧人家城里的女子,多享福啊!都到了养娃的岁数啦,还不会炒菜做饭呢!”

“你别看人家女子个子长得大,人家还是学生娃哩!”

“早就听人家说过,城里的女子可享福了。”

“城里的女子也上班挣钱哩,男人在家不干活儿能行哩!”

几个婆姨挤到一堆,小声地议论着。

“我也同意队上给咱们做..饭,甭管吃什么,只要别…让我干活儿就行。”

“呵呵呵……”

长顺说话有点儿口吃,他刚才一直低头不语,默默地听别人讲话,这会儿,突然冒出来两句,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我们来到队上给乡亲们添麻烦了,队里为我们的生活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谁还会有意见呢?”

“啪啪……啪啪……”大明的一

席话引来了大伙儿的一片掌声,李队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气氛一下子有了转机。

“既然你们一致同意队里的决定,从今天起你们的伙食就由郑孝玉负责了。咋过来一哈(下),和这些知青见见面。”李队长边说边站起身向人堆里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招着手。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全都集中在了那个中年人的身上。只见他中等个头,三十来岁。胖乎乎的脸上有几颗麻子,因为他的肤色比较白不细看还真不显眼。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蓝帽子,卷了边的帽檐下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格外有神。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棉袄、棉裤,腰里系着粗布腰带,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庄稼汉。

“刚才挑着一担子锅碗瓢盆上山的就是他。”

“这人挺随和的,刚才还主动和我说话呢。”

“队上安排俄(我)给你们这些北京学生做饭,心里很高兴。俄(我)一定尽力达到你们的满意,请书记和队长放心。”

“啪啪啪……”郑孝玉朴实而坦诚的话音刚一落地,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不要看他是个男人,论起做饭的手艺可能行哩!炒菜、摊煎饼、蒸馍馍、压饽饽这些都会。你们喜欢吃什么就和他谈,他的工分由队上负担。”大队长说完之后,穆书记接着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从首都来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选择。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差异很大,尤其是咱这偏僻的山村条件就更差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经得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啊!今后你们有啥困难就提出来,队上会尽力帮助你们解决的。”

穆书记不愧是在部队上锻炼过的人,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乡亲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队干部的行动为榜样,倾其所有无私无畏地帮助我们。大队长李自生、李广玉,还有几户人家,他们为了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让给我们住。自己家的人却要不论辈分、不分

男女老少地挤在一个炕上休息,生活上极不方便。李庚忠把家里积攒了多年、一直舍不得烧的木柴拿来给我们用。更多的乡亲们自发地把家里积攒的细粮、红枣、油馍馍拿来给我们吃。面对他们那朴实、善良、热情与豪放的真情接纳,沉积在同学们心中的那种失落感,一下子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乡亲们的行为唤起了我们对今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平安,你是知青的队长,你先表个态,看看我们哪达(哪里)还有考虑不到的地方!”穆书记的一句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望着院子里越聚越多的乡亲们说道:“我们离开北京以后,沿途的环境和我们在学校动员会上介绍的情况相差很大,心中不免有一种失落感。但是自从到了咱村以后,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对待我们,这种情感是任何物质条件都不能代替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自己的意志,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做一名合格的好社员。”

穆书记听完我的话,笑着对其他几位同学说道:“哎呀,讲得好讲得好。咋你们几个也说说吧!”

“今后我们一定要服从队上的安排,为建设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和大明的想法一样,听…从队长的安排。”

“谢谢乡亲们对我们的关心,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李队长,我们还…没有工具呢!一会儿怎…么干活儿呀!”

长顺突然冒出来的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全都逗笑了。

“好,今天先聊到这吧!以后拉话的机会多着呢。你们这几天一路上很辛苦,先休息两天,后天吃过午饭在队部召开社员大会。和全村的乡亲们见见面,同时让你们了解一哈(下)咱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哈(下)面看看大队长和庚忠还有啥要说的没有?”穆书记说完以后,把目光投向了两位队长。

“同意书记的意见,你们先休息两天,咱们住在一搭(一起)里,以后有甚(什么)事,随时找俄(我)。”

“俄(我)同意书记和大队长的意见,一会儿留哈(下)两个婆姨和郑孝玉一起,先帮这些娃娃们把厨具安顿好。眼下地里也没有啥活儿,过两天到集市上把农具买回来,再和他们交代劳动和分配的事儿。”

书记和队长把事儿安排好以后起身告辞,我们随在他们的身后一直送到窑畔边上,目送着乡亲们的身影渐渐地远去。

郑叔人很勤快,每次下山总是挑着水桶。回来时顺便挑回一担水。因为知青灶刚刚成立,许多生活必需的东西都要配备,他把队里为知青灶上置办的灶具、案板以及装粮食用的瓦罐安顿好以后,又忙着拿起门后那把长柄斧子劈起柴禾来。看到他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我对他说道:“郑叔,您歇会儿吧,让我试试。”

“这活儿你们可干不了,万一斧子砍到脚上那麻达(麻烦)可就大啦!”

“早晚得过这一关,您干了半天了,休息会儿吧!”大明边说边从郑叔手里夺下了斧子。

“可不敢大意了!手要握得紧一点儿。”

“嗯,您就放心吧。”大明答应着抡起斧子干了起来。其他同学好奇地围了上来,刚才看郑叔劈柴时挺轻松的,这会儿只见大明手里的斧子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没一会儿的功夫,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

【四】 苦中寻乐

“你歇一会儿,让我试试。”我从大明手里接过斧子,模仿着刚才郑叔的动作,将木柴放在一根横着的木头上垫着,另一头用左脚踩着,双手将斧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对准木柴用力砍下,斧子落在木柴上震得手掌生疼。我不由得握紧了斧子把儿,心里默默地想着:看来要想随心所欲地玩转这把斧子,还真得好好练些日子呀!

“好啦好啦,咋对了,够这几天用的就行啦!你们以后有的是机会练习。”郑叔见我们哥儿仨满头冒汗的样子心疼地劝着。

“郑叔,还有什么活儿要做吗?”
“有哩,你们的口粮在队上呢,都是原粮(带皮儿的),需要加工一哈(下)才能吃。一会儿俄(我)去库房领上些粮食,下午得去磨一哈(下)。”

华子一听,连忙对郑叔说道:

“我们和您一起去吧!”

“能行!粮食领回来以后,下午磨上些面,晚饭俄(我)给你们压饽饽吃。”

“郑叔,什么是饽饽呀?”

“哈哈,俄(我)一猜你们准没吃过,做出来你们尝一哈(下)就知道了。”

“我在北京粮店里见过,高粱面的,紫红色,圆柱形的面条,咋一看有点儿像粉丝。”

“好吃吗?”

“没吃过。”

“呵呵…”听着英子和华子的对话,大家不由得笑了。

队上的粮库在村口那座山脚下,顺着山体走势队里在这儿修建了几间高大的土窑。靠东边两间是粮库。粮库西边那间是保管员兼饲养员的住所。再往西那两间没有门

窗的窑洞,一间是牛圈,另一间饲养着队上的骡马还有几头毛驴。窑洞前面那片平坦的空地上,有一个十米见方用木桩子做成的羊圈。

我们跟在郑叔身后边走边聊,感觉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稀奇诱人。“保管员住的这间窑洞太窄,俄(我)进去办哈(下)手续,你们在门口等着!”郑叔说完独自走进了保管员住的窑洞。

这是一排早年间修建的土窑洞,窑面上几处凹凸的地方滋生着一簇簇的野草,门窗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已经变形了。我站在窗前透过窗户上那块面盆大小的玻璃,只见残缺的炕席上面摆着一张陈旧的小炕桌,炕里边卷着一床被褥。保管员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厚厚的账本放在了炕桌上,他和郑叔一边交谈,一边认真地在账本上记着。不多时,

郑叔跟在保管员的身后从窑洞里出来。

“窑里地方太小,让你们等了。”保管员歉意地向我们解释着。

他中等个头,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身粗布衣裤,头顶上盘着一条旧毛巾,看样子四十多岁。干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嘴角两边各有一个圆圆的疤痕。

“来,给你们几个介绍一哈(下),这是咱队上的保管员兼饲养员老李。”

“李叔您好。”

“这外面冷得很,看把这些娃娃冻得。哪天俄(我)把窑洞好好收拾一哈(下),再请你们来拉话啊!”李叔一面说,一面摆弄着手里的那串钥匙,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一阵微风飘过,一股强烈的酸碱味和牲畜身上的气味直扑鼻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此时我明白了郑叔刚才没让我们进屋的真正原因。我望着眼前这位朴实忠厚的山里人,深感作为一名饲养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之五)